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俠隱記正編

第三冊

大伍沈
仲光德
馬建鵬
著 譚註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毅音 張寄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俠隱記正編

第三冊

大仲馬 著
伍光建 譯
沈德鴻 註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穀音 張寄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士之妻

「我們要去找阿托士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他是個比劍的

。」阿托士本事膽子都有，就恐怕敵人多了；我想趕快去，不過恐怕還不大能騎馬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病很了，

睡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明天一早，你今晚睡個好覺，明天更好。我看你也要歇歇，再趕去。」兩個人都去睡了。

他倚着窗子，往外望。達特安問他看什麼。阿拉密道：

「上這種馬，是極快活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也可以享受。」

安道：「隨你揀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鞍墊呢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也

特安道：「你不說拉了，我也不開頑笑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是的，那一匹是我的，那一匹是阿托士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喜歡，我很高興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除了王上，沒有人能發送教送的。你也不必問是誰送的，你只管收了一匹就是了。」二十槍傷，這匹馬也可以治好了；你看馬鐙有多好樣子。阿拉密道：「把我的劍擦亮了，把我的帽子罩袍的是小槍，不必去裝了。」巴星在那裏歎氣。達特安道：「的。」巴星幾乎要哭的答道：「我的主人，經論教務，很想看，作教士有什麼好；作了教士，也還是免不了要打。主教也是要去的。你不信，去問問，他的跟人常常的要現在是天翻地覆的世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主僕兩個人，他一摔，就上了馬，誰知那馬一跳，阿拉密臉青了，暈過去罷，好好的自己照應着，我一個人去找阿托士罷。」

阿拉密道：「我看你是個鐵鑄的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，我不過運氣好；我走了，你怎麼樣消遣呢？不要再談經罷。」阿拉密微笑答道：「我作詩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作詩送施華洛夫人的女僕罷。我看你倒不如教巴星作詩，也可以安慰他；你可以天天騎騎馬，慢慢把身子養回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你不要掛念。等到你回來，我就可以同你一路走。」於是兩個人分手，達特安就向阿密安地方去，交代女店主同巴星照應病人。達特安記得那一日阿托士所處的情形，十分危險，不曉得他這幾天什麼樣，又不曉得他在那裏。

再說，那四個英雄頭裏，算阿托士的年紀最長；他的性情，嗜好，舉動，同達特安不同。但是幾個人之間，達特安最敬重的，就是阿托士。阿托士的面貌，極其名貴，本領最好，性情最安靜，膽子却是極大；講到模樣，同對待人的樣子，有時比特拉維還好。身材不長不短，却極強壯，比起力氣來，頗圖斯還比不過他；臉上英光四射，一個筆直的鼻子；兩隻手極其細嫩。阿拉密最喜歡收拾自己的手，見了阿托士那雙手，還是羨慕的。阿托士說起話來，聲音是最好聽，平常不大說話，聞見却是極廣的；他的樣子擺出來，人家一見，就知道他是在最上等的社會走慣了的。遇着大宴會，阿托士知道安設座位的先後；講到家世，及國裏的貴族，是無不源源本本的說得出來；說到臂鷹打圍，他是

無一事不在行，路易第十三聽了，也要詫異的；至於騎馬比劍，更不必說了，他是極在行的。那時候的上等人，不大肯講究學問，阿托士却不然，阿拉密好弄拉丁文，有時錯了，阿托士同他改正；那時候的軍人，不大考究宗教倫理，做人都是極放蕩的，阿托士却極正派，不肯亂行一步的。總而言之，在那時候的人，他算得個是特別的，不幸他受過不如意的事，未免常帶憂愁；那時，他的眼神也差了，話也不大說了，只好拿酒去解憂，有時同他的同伴在一起，也不肯說句話。達特安從來沒打聽出來，阿托士傷心的緣故，從來沒看見有人寄信把他；他所去的地方，朋友都曉得的。

再說達特安一路走，一路說道：「阿托士許是死了，也未可知；如果是死了，就是我對他不住，原是我拉他來的，他也不曉得爲的什麼，也得不着好處。」巴蘭舒道：「不但這樣，我們有了性命，還是虧得他！你還記得他說，你們走你們的罷，我是被他們捉住了；那時候，我看見他拿着劍，在那裏打，就像是有二三十個人打架。」達特安想起那天的情形，更着急起來；主僕兩人，趕快的跑。那天早上十一點鐘，就看見阿密安地方，十一點半，就到了客店。達特安要收拾那店主，他就一直跑到院子，把帽戴低了些，一手拿馬鞭，一手抓住劍柄，見了店主人，就問道：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店主人答道：「我不認得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當真不認得麼？」答道：「爵爺，不認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

說兩句話，你就認得了；兩個禮拜前，你誣賴一位客人用假錢，這位客人在那裏？」店主人臉都青了，答道：「再也不要提起了。我爲那件事，喫了大虧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位客人在那裏？」店主道：「你聽我說，饒了我罷；請進來，先坐坐。」達特安坐下了，在那裏很生氣；巴蘭舒站在後頭，臉上很兇。店主人在那裏發抖，說道：「你就是那天先走的客人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，你就講實話。倘有半個字不對，我是不饒你的！」店主道：「你別着急，讓我慢慢講。」就說道：「原先有人送信把我，說有一個慣使假錢的人，不日就要到，假扮作火槍手的模樣，——那些人主僕的面貌，同馬的樣子，都說得很清楚的地方官還派了六個人，幫我忙，我自然就預備着，捉這班使假錢的人……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們捉着的那個人，在那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讓我說。那天你先跑了，我更疑心了；你的朋友打得很好，他的跟人，不幸同馬房的人鬧起來，那馬房的人，原來都是一班偵探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可恨極了！原來你們都是一班偵探，我要把你們殺光了，一個也不留。」店主道：「我可以證實了我們不是串通的。你的朋友拿手槍打倒兩個，拿劍打倒一個，把我也打倒了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幾時纔說完？我問你我的朋友怎麼樣了？」店主道：「他一面打，一面退，退到地下酒庫的樓梯口，他搶了鑰匙，跑了進去，把門鎖了，我們就讓他在裏頭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意思，並不要

殺他，只把他關起來就算了。」店主道：「好一個被禁的人！是他先殺了一個人，又重傷了兩個人，自己關在那裏；我跑去告訴地方官，地方官說，他全不曉得；還說，如果我說出他的名字來，他要把我吊死了。看起來，我是關錯了人；那個真的，却跑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現在那裏？你還沒告訴我。」店主道：「我因為着急的很，要把事體弄清楚了，我就跑到酒庫，放他出來；誰知酒庫裏頭藏的，不是個人，簡直的是個魔鬼！我要請他出來，他說不相信我的話，怕上我的當，說要同我立合同。我就說，原是我的不是，不應該誤得罪了火槍手；他就說第一款，是要他的跟人帶了兵器進去，我答應了；他的跟人叫做吉利模，雖然受了傷，也進了酒庫，進去之後，馬上又把門關了，闕我們走。」

達特安問道：「現在阿托士在那裏？」答道：「還在地下酒庫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你這個光棍！你把他關在酒庫這些天麼？」店主道：「天呀！他在酒庫裏，不能怪我，是他自己願意關在那裏的。你如果能勸他出來，我就感激你一輩子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到酒庫裏，找得着他麼？」店主道：「找得着他。他自己要關在那裏，不肯出來。每天我們用把叉子，叉些麵包，從小窗口送把他們兩個人喫；他們要肉，我們就送肉。」他們還不止喫麵包喫肉咧。有一天，我同著兩個夥計，要進去，他就大生其氣，主僕兩個就裝起槍來；我就問他作什麼，他就說，如果我們一踏腳進去，他就要開槍。我就跑去

告訴地方官，地方官不管，還說是我不應該得罪有體面的人。」達特安也禁不住笑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樣呢？」店主道：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窘到不得了；我們的貨色，都在酒庫裏，裏頭藏的是瓶頭的酒，桶頭的酒，還有皮酒，香酒，菜蔬，鹹肉，香腸。我們不能下去取東西，就不能供應客人；生意一天壞一天。你的朋友，若是再住一個禮拜，我只好關店門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都是你的錯。收拾得你好！你不該把體面人當作使假錢的。」店主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你聽聽，他又吵鬧起來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又是你們去吵他了。」店主道：「不得不吵他的。剛纔來了兩個英國人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店主道：「英國人好喫好酒，你是曉得的；我的老婆，去同你的朋友求情，要進去取好酒，他不讓進去。你聽他吵得多兇！」達特安一聽，果然吵得利害，店主在那裏發抖，達特安拉了他，就向庫門口來。巴蘭舒裝好槍，跟着來。

兩個英國人也在那裏吵，說是走了遠路，要喫喝的。有一個打法國話說道：「真是虐政！爲什麼讓一個人霸佔住了，叫我們捱餓？我們去攻門罷！他若是同我們打，我們就殺了他。」達特安拿出手槍來，說道：「慢點。我們不要講殺。」阿托士在門裏喊道：「讓他們來，我們收拾他。」那兩個英國人雖然有膽，不曉得酒庫裏到底是個什麼人在那裏，遲疑不決；有一個洵氣些的，跑下幾級

梯子，用力踢門。達特安把手槍弄好，同巴蘭舒說道：「你對付樓下那個人，我對付樓上的。」回頭對英國人說道：「你要打麼？我們預備好了。」阿托士喊道：「達特安，是你麼？」達特安也喊道：「不錯的，是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們一會就把這些強盜收拾了！」那兩個人已經拔劍在手，見地勢不便，又不肯罷手；那一個又把庫門一踢，裂了一條大縫。阿托士喊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站開，我放槍了。」達特安原是個有分寸的人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位且等一等。」阿托士，你也且不動手。你們無故的去丟性命作什麼？我同我的跟人，送你三槍，酒庫裏頭還要送你幾槍，況且我們還有劍；我現在看，不必流血，就可以把這事了結；你等一會，就有酒吃。」阿托士在裏頭說道：「還不曉得有酒剩沒有。」店主聽了，又發抖，說道：「什麼，沒得酒剩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總還剩許多，兩個人不能把庫裏的酒吃光了。先生們請先收了劍。」兩個英國人答道：「你把槍收了，我們也把劍收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收了槍，叫巴蘭舒也收了槍；英國人也收了劍。達特安把阿托士的事，說了一遍；兩個英國人聽了，也說店主的不是。達特安說道：「請你們在飯廳等一會，酒就來了。」英國人到飯廳去了，達特安說道：「沒有別人了，請你開門罷。」阿托士搬開了許多東西，開了破門，達特安跳上前，抓他的手扶他上樓，阿托士走不了，達特安驚訝，問道：「你受傷了麼？」阿

托士道：「不是的。我喫醉了，我是最會趁機會的好店主，我至少喝了一百五十瓶酒。」店主叫道：「跟人若是只喝了七十五瓶，我的生意是毀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是憐規矩的，不敢同主人比，他喫的是桶裏的酒；喫了忘記塞桶，酒還在那裏流咧。」達特安聽了大笑，店主在那裏着急；吉利模走出來，抗住火槍，喫得爛醉，遍身沾了一種東西，店主認得是橄欖油。三個人一齊到了另一間房子。

店主夫婦兩人，到酒庫一看，看見滿地空桶，一窪一窪的，又是水，又是酒，浮了許多板片，還有許多火腿骨，一角上堆了許多空酒瓶；一個大桶，沒塞子，酒在那裏流，幾乎流乾了；五十串大香腸，也快喫光了。夫婦兩個看見這種情形，在那裏哭，在那裏喊；達特安聽了，也有點難受，阿托士一點也不動。誰知店主哭了之後，生氣起來，拿了火鉗，跑進房來；阿托士看見了，喊道：「快拿酒來！」店主道：「你喫的酒值一百個畢士度有多，我是毀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沒有的話！我們喫的，還不穀解渴。」店主道：「你喫也罷了，還打碎了許多瓶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是你的錯。是你把我推在一堆瓶子上的。」店主道：「油也糟蹋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打傷吉利模，我們拿油同他敷。」店主道：「香腸也喫完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老鼠喫的酒庫裏多得很。」店主道：「你要賠的！」阿托士道：「你這個

老東西！想站起來，又坐下了；達特安拿了馬鞭子，店主退後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要教訓你！往後待天上送來的客人，你要同他客氣些。」店主道：「魔鬼送來的客人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你還要同我們辯；我們四個人，就要一同再到酒庫裏去住，看看糟蹋了多少！」店主道：「原是我的不是，我也認了；請你們饒了我罷。你們是上等君子，我不過是個窮店主，我求饒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得了得了，你再怎麼說，我的心要碎了，我的眼淚也要同你桶裏的酒一樣流了；我們並不是魔鬼，我們慢慢的商量罷。」店主慢慢的走到跟前。阿托士道：「你記得那天我要還帳，我的錢包擺在桌上。」店主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裏頭有六十個畢士度，那裏去了？」店主道：「在縣衙門裏，他們說是假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是假的。你要了回來，就把了你。」店主道：「你是曉得的，到了官的東西，是要不回來的，除非錢是假的，或者還許要得回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可不管。你想法子要回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來，我們談別的事體罷。」阿托士的馬在那裏？店主道：「在馬房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看那匹馬，值多少錢？」店主道：「不過五十個畢士度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頂少也值八十；你拿了去，就算清了帳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把我的馬賣了，我騎什麼？難道騎在吉利模背上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帶了一匹馬來給你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另外一匹麼？」店主道：「是的。那匹馬，好的很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

就把我那匹，拿了去，再送點酒來。」店主脾氣變好了些，問道：「你喜歡什麼酒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酒庫頂裏頭的，現在大約還剩兩打酒，那幾瓶當我跌倒的時候都壞了，拿六瓶來。」店主自己說道：「這個人，飲酒同魚一樣的，若是他再住兩禮拜，酒帳算清，我還可以賺回幾文來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還拿四瓶給英國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們去拿酒去了，你告訴我，我們的同伴，怎麼樣了？」達特安把頗圖斯傷了膝蓋頭，阿拉密同兩個教士談經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店主送酒來了，還弄了一條火腿來。阿托士倒滿酒，說道：「我們喝一鍾，恭祝他們兩個！但是你爲什麼，總不高興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怪不得我的運氣算頂不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怎麼運氣不好，你說給我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等等說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爲什麼等，你以爲我醉了麼？我喫了一兩瓶，心裏最是清醒的。請你說罷。」達特安把邦氏的事，說了一遍，說完了，阿托士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管說不好，你常常都說這句話；但是我自然不能望你同我表同情，你是從來沒戀愛過的。」阿托士聽了，眼睛冒火，一會，又沒事了，同平常一樣，說道：「不錯的，我從來沒戀愛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看來你的心，是硬的；我們的心，是軟的。你就不該說我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軟心，硬心；我看戀愛的事體，就同買彩票一樣。中了的，就是贏得個死字；你輸了，倒是你的運氣。我勸你還是輸的。」

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那個女人，好像是很戀愛我。」阿托士冷笑道：「很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她很戀愛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天下的男子，都是同你一樣的想，以爲女人戀愛他，其實都是受了騙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你一個沒上當，你是從來未有過女相好的。」阿托士停了一會，答道：「是的，我從來未有。我們喫酒罷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你是個哲學家，可以教教我，我很要人教，安慰安慰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爲什麼要人安慰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因爲我倒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的倒運，算得了什麼？我若是告訴你一件戀愛的故事，你聽了，又不知還要說什麼呢！」達特安道：「是你的事體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我的也罷，是朋友的也罷，都不要緊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很想聽，你說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喫酒罷。我喫酒的時候，說得好點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一面喫，一面講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個法子，倒不錯。」喫了一鍾，又倒滿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留心在這裏聽。」

阿托士一直身子，提一提精神，達特安看見他的臉也青了，阿托士是有點醉了；若是別人，是要酣睡的，他却坐直了同說夢話一樣。阿托士問道：「你真要聽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真要聽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這件故事，是這樣的——這是我的朋友的故事，不是我的，你不要弄錯了。我這個朋友，是個巴利省的伯爵，在國內數一數二的，很有名望；他二十五歲的時候，戀愛一個十六歲的

長得極體面的姑娘。那位姑娘，年紀雖輕，却是十分聰明，她同兄弟住在村裏，兄弟是個小教士；什麼時候搬到村裏住，却無人曉得，外面看來，却是個安分人家。那個時候，我的朋友，勢力極大，硬把她搶來，也是無人敢說一句話的，不過我的朋友是個君子，就把那姑娘娶了來；這個人真是個大獸子！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既然說他戀愛那位姑娘，你爲什麼說他是個大獸子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聽着他娶了那位姑娘，就作了他家裏的女主，論起那姑娘的才貌，却還配得起。」阿托士聲音微了，說得很快的說道：「有一天，他夫婦兩個去打獵，女人跌下馬來，暈過去了；那伯爵就去救她，拿出刀子來，把衣領割開了，叫她好呼吸，割開衣領，就露出肩膀來；達特安，你猜猜看，她肩膀上有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怎麼猜得着？」阿托士喝乾了一鍾，說道：「肩膀上刺一朵花！」達特安道：「刺了一朵花，有這樣事體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；這個女子，原來是個女賊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這位伯爵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伯爵原是當地極有勢力的人，可以辦刑名的案子，就把她的衣裳撕了，綑起來，吊死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豈不是犯了殺人的罪名麼？」阿托士臉上變了黃色，答道：「可不是！」趕着又說道：「達特安，我渴了，請你把酒拿來。」他倒了酒，一飲而盡，把頭藏在兩手上。

達特安見了，驚懼的說不出話來；阿托士擡起頭來，就說這位伯爵，就是他自己；又說道：「從此我的戀愛美人的病，就治好了；但願你的病，也可以治好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死了麼？」阿托士停了一會，答道：「大約是死了。」達特安酒喫完了，吃點火腿罷。」達特安低聲問道：「那女人的兄弟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兄弟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小教士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原要找他，也把他弔的，他却先跑得無影無蹤了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到底查考他是個什麼東西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看他是那女人的相好，串通來做的，原也是個上等人，假裝作小教士。我盼望他在這時候也弔死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臉也呆了；阿托士切了一塊火腿，送到達特安的盤子上，說道：「喫塊火腿罷，好得很；可惜酒庫裏沒得火腿，不然，我還可以多喫五十瓶酒。」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，把頭藏在兩手，一點也動不得；阿托士看他這樣子，就說道：「這些年輕的人，一點酒也不能喫了。」

●巴利 見第七回第七條註。

第二十八回 賭馬

再說達特安聽了阿托士所說的故事，一夜不得好生安眠；明早起來，一個字也沒忘記，再要去詳詳細細的盤問，阿托士一句也不說了，只同達特安拉拉手，說道：「我昨天晚上，一定喫得很醉，我的舌頭發熱發腫，脈動也不照常，我一定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沒說什麼非常的話。」阿托士兩眼瞪着達特安道：「我記得了，我告訴了你一段極淒慘的故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看起來，還是我比你醉；我一句也記不得了。」阿托士放了心，說道：「各人喫醉酒，有各人的樣子；我喫了酒，倒動起憂愁。若是醉了，就好說叫人害怕的故事，就是這樣不好。不然，遇着誰，我都敢同他對喫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了，我彷彿還記得弔人的事。」阿托士臉青了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我最好作弔人的惡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我記得彷彿還有個女人。」阿托士臉無人色的說道：「是的。我最喜歡說這一段故事，說的是一個美貌女子；我說這段故事的時候，總是喫醉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那個美貌女人，身長，面白，眼藍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她被弔了。」達特安很留神的對着